

高考,留在记忆深处的那束光

□于学周

又到一年高考季。作为45年前参加过高考的考生,我由地想起了自己的高考。

那一年,我16岁,因为参加高考,平生第一次进了平度城。说来可笑,一个16岁的少年,竟连县城都没去过。我从小生活的村庄很小,小到炊烟升起时,各家各户的饭香都能串了门。后来到镇子上中学,觉得镇子已经很大了,有供销社,有邮局。可当我站在平度城的大街上时,才发现自己之前的想象是多么狭窄。

城里是真的好。有楼房,有柏油路,路两旁种着整整齐齐的行道树。商店里的东西摆得满满当当,人们走路的样子都和乡下不同,步子快,眼神直,好像都知道自己要去哪里。我心里暗暗地想:如果考中了,可以在这样的城里生活了。这个念头简单、直接,却比任何大道理都管用。它是我学习的动力,也是父母对我最朴素的愿望。

我小时候其实没什么理想。尽管学习一直名列前茅,却

从未想过要考名校、去大城市。不是不想,而是根本不知道世上还有那些东西。父母对我的期望也大不到哪里去——不是他们不期望,而是他们实在不知道该期望什么。他们小到方圆二十里外的地方都没去过。他们的愿望很实在,实在到一日三餐吃饱就算烧了高香。

所以,我的高考没有压力。父母只希望我能把户口考出村子,就算成功。我自己呢,也不懂什么家国天下、改天换命的情怀。就这样,稀里糊涂地,我走进了考场。关于答卷时的情景,我几乎什么都记不起来了。我只记得一件事:每场考完后,我都会偷偷溜到考场外的街上去,漫无目的地走走。那条街叫什么名字,早已忘记,但我记得阳光打在梧桐树叶上的样子,记得风里有股煤炉和油条混在一起的味儿,记得走在那条陌生的路上,心里既忐忑又踏实。忐忑的是不知道能不能考中,踏实的是,我已经站在了“城”里。

后来我考中了,成绩还不

错,被山东大学中文系录取。收到通知书那天,母亲在灶台前抹了好一会儿眼泪,父亲蹲在院子里抽了好几袋烟,一句话也没说,就出门去为我借盘缠。

那时候,我们都不太明白“大学”究竟意味着什么。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:从今往后,我户口本上的“农业”二字,改了。

45年过去了。今天再看高考,对于我那个年代的农村孩子来说,高考的确是一条难得的路。它未必保证成功,却让我第一次有机会走出村庄看见更大的世界。人生很长,而高考终究只是一个节点,过了这个点,或坎坷或平顺……路要靠自己一步一步去走。有时我甚至觉得,高考留给我最深的记忆,不是分数,不是录取通知书,甚至不是山东大学的校门,而是考场外那条陌生的街。那个16岁的少年并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,却已经隐约感觉到,人生正在向远处展开。因为真正留在记忆里的,是一个人第一次看见远方时,心里亮起的那束光。

我家的“三本女孩”

□于小梅

我为女儿骄傲,这不是显摆,是真的骄傲。

我们家祖祖辈辈是农民,到我这一辈,才跟着丈夫将户口迁进了莱阳县城,在工厂里讨生活。没有背景,没有人脉,女儿的起点,低得不能再低。高考那年,她只考上了青岛的一所三本民办高校,学的是医学检验——那是学校第一次开设这个专业。城里人听说了,不屑一顾,觉得三本民办,连提都不值一提。亲戚聚会时有人问起,我只是笑笑。可我知道我的孩子,她不算聪明,却是那种天不亮就起、灯灭了还在背书的人。别人家孩子觉得上了大学就该松口气,她却把每一天都过得认认真真。

毕业那年正好赶上疫情,医学检验专业需求大,她顺利找到了工作。可干了一段时

间,她跟我说:“妈,我想考研。”她说她的第一学历太低,在单位总觉得底气不足,别人问起学校名字,她说不出。第一年,她落榜了。成绩出来那天,她没哭,我哭了。我心疼得整夜睡不着。可女儿很快就接受了落榜的现实,并打算再战一次。我知道,有些路,只有她自己想走,才走得动。第二年,她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南方一所公立医科大学的硕士。读研三年,她依旧勤奋努力,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,看文献、跑实验,像一棵扎根在石缝里的树,不声不响地往上长。

硕士毕业时,她成功被大学附属医院(三甲)录取。我和她爸开心极了,觉得她终于稳了。她也为自己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。不过,她却有新的计划——读博。“如果我能申请到

博士,就先读博。”这一次,我们想劝她“先工作吧”,女儿却主意已定:“在医院工作,有博士学位很重要。我还是想读博。”看着女儿信心满满的样子,我再一次尊重了她的想法。

前些日子,女儿如愿收到了学校博士学位预录取通知。女儿面前的路越来越宽,我真心的为她高兴。回头看她走的这一路,我常常想:改变命运的从来不是高考那场考试,而是一个人心里那股不服输的劲。对贫寒家庭的孩子来说,学习依然是最踏实靠谱的路。来自内在的自驱力,让一个三本女孩敢考研、考博,敢一直往前走。

又是一年高考。我想对考场里的学子说:你的起点不是终点,此刻的分数定义不了你的一生。真正定义你的,是心里那团不灭的火。

三代人的高考梦

□袁静

每年高考季路过考点,看着校门口人头攒动的家长与整装赴考的少年,我都会浮想联翩,唤起了我们家三代人的高考记忆。母亲藏了一辈子的求学遗憾、自己上世纪90年代备考的青葱岁月、儿子备战高考的日常……一幕幕在眼前浮现。

母亲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,青年求学恰逢特殊时期,正常升学秩序中断。课堂断断续续,读书求学、考取大学的心愿被迫搁置。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的喜讯传来时,母亲早已成家立业,被家务生计缠身,年岁与琐事牵绊,再也抽不出整块时间重拾学业,错失了踏入考场的机会。此后半生,每当身边有人考上大学,她总会由衷羡慕,并时常叮嘱我:“抓住机会,争取考上大学。”无缘大学校门,成了萦绕她一生的心结。

上世纪90年代的盛夏,轮到我走上高考考场。我生长在二线城市,虽然没有衣食拮据的困扰,但在当年的小城,高考仍是普通人开阔眼界、跳出固有圈层最稳妥的出路。深知这份机遇来之不易,我自始至终勤学苦读。课余泡在图书馆翻阅教辅,课下整理厚厚的错题本,日日伏案学习至深夜。当年高考录取率很低,万千考生同台竞争。借着高考,我走出了小城去往外地读大学,拥有了全新的工作与人生。我实实在在体会到,那个年代,高考的确是“小镇做题家”改变命运最好的通道。

光阴倏忽,如今,儿子也站上了新时代高考的舞台。他从高中起便开始选科,课余有线上课程、研学实践、各类兴趣培训来拓宽眼界;教室四季恒温,教学设施一应俱全。备考期间,除普通统招外,强基计划、综合评价、中外合作办学、职业本科等多条升学路径并行可选,不再拘泥于“一考定终身”。儿子既能深耕文化课,也可依照特长规划发展方向,成才的路子四通八达。

三代人与高考的缘分,串联起几十年的家国记忆,见证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变迁。